



名家美文

故乡是一篇干脆的散文。她干脆得令人惊叹。常常是在故乡拔节的季节里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来。

故乡里最长最长的一个字是等，最深最深的一个字也是等。

等太阳爬上树梢，等月亮落到水里。等油菜开了花，等稻子抽了穗。等黑发染成白发，等背脊弯成弓犁。

你看，八太婆不还在村口那棵树下吗？一棵小小的桃树等成枝繁叶茂的一棵老树。八太婆抓了“壮丁”的崽还没回来。有人劝她，不要等了。她说：“等！等着等着就回来了。我常常看见村口的路尽头，有木娃欢蹦乱跳的身影……”有人替八太婆伤心，要是真等不着呢？八太婆先是一怔，继而喃喃自语：“等，就一定等得到！等过了，也算等到了。”

等到了，是一种胜利和满足；等过了，是一种踏实和美丽。等，不单单是等一个人，不仅仅是等一种结果，更重要的是用整个心在等。心与心的等待，超越时空，超越语言，比什么都重要。

故乡里最美最美的一个字是怀，最暖最暖的一个字也是怀。

高兴了，汉子们就开怀大笑，在火塘边，大碗大碗地喝着包谷烧，咬着猪头肉。嫌不过瘾，干脆伸出手去抓，肉肥泛着哩，也把手弄肥滑了，晶莹剔透地流着油，脑门上的汗一线一线地，从满脸的黑土地上流下来。火塘里的火，旺旺地，开怀地呼呼地

笑。就是有个鸡零狗碎的事，乡里乡亲谁也不放在心上，袒露胸怀，总是检讨自家的不是。

姑娘开了怀，小伙喜疯了，欢快地追逐着，嬉戏着。山川田野上，走一路，笑一路，写下一路抒情的篇章。有过一回，让人美丽感动一生。一生再也难以忘怀，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，夜夜来到睡梦中，常常就在梦里笑醒。

是哪家的怀崽婆？她走在冬日午后的阳光里，把骄傲写在脸上，把碎花棉袄的前襟支起老高，昂起头，摸着肚，到处搭话，就是没人，遇见牛，也要“黄——呀”脆生生老老长长地喊一声。然后，腆着滚圆滚圆的大肚子，高高地倚坐在塘坎边老树下的木火桶上，叉开双腿，仰面撒手，大大方方的。她，就这么舒适躺在阳光的温床上无限地遐想，阳光照耀着她那般幸福，那样美丽。她一起身，碎金碎银在她面颊上闪闪地闪烁着，酡红的脸上洋溢满足的笑容。回转身屋里，婆婆早已准备好了一碗红糖水，很浓很浓，冒着热气。

故乡开怀的日子，大多选在金色秋天的收获季节里，甚或把欢乐陶醉在油亮亮香喷喷的腊月里。也许，他们的春天太忙碌，夏天太多情。

当村庄里的老师在全村最好的屋子里第一次把怀字解释成孕字，当这个老师要把村子里所有的娃都孕育成一张张最美的画图时，娃娃们一

一个字的故乡

□ 周伟

个个地记住了这个可以更多梦想的字。他们回到家，把这个字连同放飞梦想一起说给了爹，讲给了隆起肚的娘。但不管爹娘怎样费力，却总也说不写不下这个他们早已深懂其中蕴含的字。

故乡里最怕最怕的一个字是单，最最真真的一个字也是单。

走山路，最好多凑几个人，一个人太单了。还记得，晚婆婆总在山路那头送走一起一起的过路人。白天，她定要过路的人先歇上一会儿，喝口水，喂杆烟，养足劲才走。晚上，给过往的行人点一个火把。这时，一律地说，不怕！你只管往前走，不要回头，我看着你走，我就站在你的身后，你就不觉得单了。

后来，我晓得晚爷爷有一天也是从山路那头走过去，再也没有走回来。晚婆婆哭得山摇地动，“一七”（七天）水米不进，一句话也不言语。后来，就常见晚婆婆唠叨：单，单了，要不是单了……

晚婆婆还常唠叨：啥都不怕，就怕单了。老鬼走了，我一个人，单了；老鬼在那头，就他一个，日夜里过，也太单。要走，总得一块走，手牵着手。想想，我要是先去了，又怕老鬼在世冷了单了。

晚婆婆终日除了在山路口等过往行人，还时不时去垒起的黄土堆前，一坐一个晌午，陪那个老鬼。她在心里说：我来了，我来陪你了。不怕，看看，

有我陪着你哩！细仔子总爱在晚婆婆陪坐的土堆前扯野葱。瞅见晚婆婆大半天大半天地木坐，忙摇动晚婆婆，问，晚太婆，你坐大半天了，有事儿吗？晚婆婆才缓缓地起了身，临走，一转身，丢下一句话：坟，它也怕单。

故乡的生生死死，故乡的情情爱爱，既不惊天，也不动地，就是这样平平淡淡。平平淡淡地生，平平淡淡地死，平平淡淡地述说着情和爱，平平淡淡地全灌注进一个单字。

故乡的文章里，要说的字还很多很多，都储存在我的脑袋里。动不动，就会一个地蹦出来。

故乡的山川土地，雄浑，肥沃，壮美无边。在乡人眼里，就不仅仅是山，就不仅仅是水，就不仅仅是地。是亲人，最亲最亲的人！是父亲，是母亲！

他们一个字就把人说透，世间看穿。父亲是山，母亲是地。父亲的伟大都长在山上，母亲的慈爱都生在土里。是的，他们再没有办法，故乡的字都是生长在父亲山母亲地的土壤里，一个字一个字都是打磨了几千年的。

一个字就是浓缩的一页历史，沉甸甸的。要读懂她，其实，什么也不用说，什么也不用做。要说，只轻轻地说一个想字，在梦里说了千万次的那个想字，他们绝不说现今到处都流行通用的那个爱字。一个想字，说起来很轻很轻，看起来很淡很淡，却要胜过浓

浓的爱字千倍万倍，千锤百炼，千钧万钧地重。一辈子望穿秋水，日思夜想，行色匆匆，几千里路云和月，到头来，投到故乡的怀抱里，只会捧一杯黄土，贴着脸，掏一捧山泉，甜着心。

啊，故乡！回，回了，我回到你的身边来了！回，四四方方的两个方圈，大圈套小圈，不管走到何方，思想却在故乡，谁也走不出故乡的大圈子。记住一个回字，就能走准一生，方方正正地做人，做好人。来来去去，生生死死，无论贫穷和富有，得意或失意，风光也好无名也罢，都一样地走了一圈，回到原地，回到最后的安居地。一个回字，一生的体验，尽在不言中。故乡，年年月月，日复一日，总是这样吝啬，吝啬到不肯多用一个字。

哦，我一个字的故乡！

（作者简介：周伟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湖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，邵阳市作协常务副主席。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、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、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奖、湘江散文奖等，入选中学、中职语文教材和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等200多种选本。）

天涯诗海

海的颜色

（外一首）

■ 黄会儒

五一节。我去蜈支洲岛游玩

站在码头上
海，无边无际地蓝
船舱里，隔着窗玻璃看
海是蓝的

下船时，回望一眼
它还是蓝的
我在海岛转悠几圈
山顶上，道路旁，海岸边……

怎么看，海都是蓝的
我弯下身子掬一把
海洋

海，从指缝间
一点一滴，滴下它透亮的
蓝

只有海醒着

落日已经很低了
它把普照过人间的余晖

一点一点收拢进身体
寺庙的屋顶，渐渐暗了下来

海面，渐渐暗了下来
海鸟们，纷纷拍翅向想去的地方

飞翔的身影，由明亮
变成灰暗
又由灰暗变成虚无
偶尔传来的钟声
被海浪的轰鸣吞没了
此刻，只有海醒着

夏天的小路

■ 马明建

我想念我的家乡
想念家乡的村庄
想念家乡的树木和池塘
还有那条乡间小路更令我
难忘

夏天的小路又窄又长
茂盛的青草守护在两旁
它们顶着露珠儿
站在那里四下张望

烈日肆意挥洒着光芒
白云悠悠地飘荡
鹧鸪鸟在天空尽情歌唱
夏天的小路匆匆忙忙

拉着板车的村民来来往往
汗珠儿滴在飞扬的尘土
之上

偶尔一阵疾风骤雨
就当是给小路冲一个凉

顽皮的孩童从不忧伤
背着书包去上学堂
他们把吵闹和欢笑
留给夏天的小路收藏

我这个在外漂泊的游子
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家乡
好想再来到那条乡间小路上
和它一诉衷肠

有趣说说

东坡古渡今何在

□ 曾小娟

在《桃花源记》中，陶渊明以一句“后遂无问津者”作为全文的收束，其中的感慨和怅惘跃然纸上。无人问津是一种遗憾，而问津而不得其所在则是另一种遗憾。这种遗憾便切切实实地困扰着千年间的“苏迷”们，苏东坡虽然在过海前后都留有诗文，但是，他却对到达海南和离开海南的具体地点语焉不详，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让人去猜。

有人认为苏东坡离开海南时是从澄迈老城出发，毕竟在他登船前不久，写有“倦客愁闻归路遥，眼明飞阁倚长桥”等两句《澄迈驿通潮阁》诗，又在《渡海帖》中开宗明义地告诉好友赵梦得“轼将渡海，宿澄迈”。但是，这看似言之凿凿的证据，其实细想起来也着实令人人生

疑。首先，苏轼本人并没有明言自己就是要在通潮阁登船，读他的两首诗，倒是有一种途次玩赏的味道；其次，《渡海帖》只是说“将渡海”和“宿澄迈”，并未提及要由澄迈渡海。这是一封离别前路过澄迈，来不及与友见面，在住所写下的一封尺牍。这也并不能说明苏轼就是要从澄迈离开海南，否则，他为何不提前与友人知会一声呢？

至于苏东坡渡海登陆的地址，则更是扑朔迷离。其实，虽然隔着一道海峡，及至苏轼渡海的年代，由徐闻渡海并非是一件有去无回的事，相反，海峡之上，商船往来极为频繁。稍晚于苏轼渡海的周去非在《岭外代答》中就有记载“今雷州徐闻县通角场，直对琼管，一帆风海，半日可到，即其所由之道也。”而苏



轼渡海之后在诗文中，也并没有对海上风波有太多记载，惟有在《到昌化军谢表》中有“并鬼门而东望，浮瘴海以南迁”，这是写给贬谪自己的皇帝看的，算不得数。方是时也，琼山境内便有数个港口，而徐闻通角场又是一个四通八达的所在，若就距离来说，澄迈是首选。但是，宋代谪官到达某地后的第一要务则是去府台报到，这样看来，地处南渡江口

的海口港可能更为方便。苏轼临琼泽被千年，然而在当初临琼之时却是悄无声息，以至于今人意图问津而不可得，这也着实可堪一叹。

千年之后，人们仍然津津乐道东坡旧事，享受着他为海南带来的丰富文化遗产，或许，东坡古渡的地址位置在哪里并没有那么重要，沧海未曾断过地脉，东坡南来，渡口便在每一个讲述他故事的人心中。

味蕾上的记忆

□ 曾洁

时光清浅，岁月静好。最让我难忘的是母亲做的“美食”，这是充满母爱的美食。味蕾上的记忆，像盛开的花朵一样，芬芳馥郁。

那时候，一到春天，母亲就到野外采回绿茸茸的鸡屎藤，给我们做美味的青团子。鸡屎藤又名臭藤、鸡矢藤、雀儿藤。为茜草科植物鸡矢藤的全草。生长于溪边、河边、路边、林旁及灌木林中，常攀援于其他植物或岩石上。

母亲将采回的鸡屎藤洗干净，捣碎，放进锅里煮熟。然后和上糯米粉，搓成一个一个像汤圆大小的青团子。而后清水入锅大火煮，水沸。将青团子倒进锅里，青团子像一个个小鸭子被赶下了河。

当“绿鸭子”都在水面上浮游的时候，改小火慢煮。再往里面撒一把红糖，美味的青团子就做好了，即可出锅。母亲亲力亲为，一丝不苟。她做的青团子鲜美滑口，带着一股清新的野香味和山林气息，给我们味蕾上的惊喜。那种细腻的感觉，令我们齿颊留香、回味，沉迷于吃鸡屎藤团子的快乐时光里。

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母亲用简单的“美食”，表达了对三餐的理解和对未来生活的向往。

这是我记忆中的味道，甜而不腻。不管行程多远，乡愁的味道执着地让异乡的游子魂牵梦绕。思绪的脚步，轻轻地踱回家乡。

去了，大哥给父母买了席梦思软床，没想到睡了好大辈子硬板床的父母吃不香，睡不着。大哥问道：“是我这里不好，还是我们照顾不周？”母亲说：“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，我和你爹享不了清福，庄稼人离不了地气。”

是啊，一个人从土里来，到土里去，土地才是最终的根。

都市表情

担心

□ 李秀芹

周日中午，我和朋友在快餐店吃饭，进来一位老人，目测有八十多岁了。店老板的儿子，在附近中学读初中，休息日在店里帮忙。

他走过去问老人要吃什么，老人要了两个包子、一碗稀饭和一碟炒菜。看来老人是饿了，他吃饭很快。吃完后，男孩过来结账，老人摸了摸上衣口袋，又站起来摸裤子口袋，身上的口袋都掏了个遍，也没翻到钱。老人不好意思，和男孩商量，说自己出门忘带钱了，他马上回家取，他家离这里不远，半小时就给送来。男孩点头同意，老人拄着拐杖出了店门。

这时老板出来了，男孩忙和父亲说，刚才有位老人家吃完饭发现没带钱，说回家拿了再送来。老板听完后说：“老人吃饭没带钱，说回家拿，你得跟着他才行。”

看到老板着急的样子，我猜他是怕老人吃霸王餐，故意不给钱。随后，看到老板跟妻子交代了几句，就快速地领着儿子出门了。半小时后，父子俩回来了。我问，找到老人没？老板唉声叹气说没有。估计路上老板没少骂男孩，男孩一脸的不高兴。

我担心老板再骂儿子，便想劝说几句。然而还没开口，身边朋友突然发话了，问老人消费了多少钱。男孩说：“总共35元。”朋友说：“这位老人我认识，钱记到我们账上，一会儿吃完饭，我来埋单。”我也附和着说：“算我们请老人吃了顿饭，您就别再数落孩子了。”

老板听我们这么说，忙解释道：“什么钱不钱的，你们误会了，老人忘了带钱，我怕他健忘，再找商量，说自己出门忘带钱了，他马上回家取，他家离这里不远，半小时就给送来。男孩点头同意，老人拄着拐杖出了店门。”

原来老板是担心这个呀，朋友也赶紧说，自己不认识老人，也搞不清他的精神状况。

和老板闲聊得知，老板的父亲就是一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，走失过好几次，病情严重那段时间，他饭店都关了，天天跟着父亲……

我们正说着话，老人进来了。他解释说：“回家后，家里来了个朋友串门，陪着说了会儿话，耽搁了点时间。”

老人没有糊涂，我们都放心了。虽是虚惊一场，但老板这份担心，和朋友的谎言，却让在座的食客暖在心头。

生活记事

地气

□ 靳小倡

父亲在院子里培育了好多西红柿秧苗，水灵灵的招人爱。左邻右舍都来移栽，父亲问我有没有空地，我怅怅地答，没有。然后灵机一动，问父亲，可否栽种在花盆里。

父亲笑了：“我给你挖几棵，你种在花盆里当花养吧。”

父亲以秧苗为中心，用刀子在地上划了一个圈，沿着圈连根带泥一起挖下来，小心翼翼地装入塑料袋。于是，秧苗便随着我来到了城里，我找了两个废弃不用的花盆，到楼下费了好大劲才装满了两盆土，将秧苗栽下，浇水，盼着能吃上自己亲手种的西红柿。

一晃，一个多月过去了，西红柿秧在城市的花盆里扎了根，安了家，就是不见长，一副豆芽菜弱不禁风的样子。

周日，回老家。一进门，空气中布满了沁人心脾的清香。西红柿的秧已有半人多高，父亲搭了架子，大大小小的西红柿挂满了西红柿秧，花开了，叶在长，毛茸茸的茎蔓布满了新生命的奶香。我走过去，像抚摸婴儿的小脸，抚摸着核桃大小的果实，一股清香扑鼻而来。我向父亲抱怨：栽在花盆里的

西红柿根本就不长。“花盆里那点儿土提供的营养哪能跟大地提供的营养比，庄稼长在地里才踏实”，父亲说。

是啊，植物与大地的关系，就如婴儿跟母亲，有甘甜的乳汁才能把婴儿养得白白胖胖，植物有了大地提供的营养才能开花结果。

如父亲常所说，孩子得沾点地气才长得结实，长得壮。侄子出生满月后，被奶奶接回老家小住，嫂子还给带了一大堆尿不湿和纸尿裤。由于长时间使用尿不湿，孩子的屁股被淹得通红，最后发展成了湿疹。我们坚持要带孩子去医院看病，母亲二话没说，把尿不湿往边上一扔，到地里收了一小袋沙土，用锅焐热了，垫在孩子身下。没几天，孩子身上的湿疹居然出奇地好了。

“大地是养人的。不要嫌地里的土脏，你们小时候，手指碰破了，在地上划一个十字，嘴里说着，一道，两道，中间的是好药。抓起一把土摁在伤口上，没几天伤口就好了。”做了一辈子农民的父母，时刻不忘念叨土地的好。

前些天，在城里工作的大哥执意要接父母去享享福，父母拗不过，